

怎么以“我的夫君好像……不行？”写一个故事？

我的夫君好像……不行？不然我俩为什么生了一窝狐狸？我一脚踹翻床边憋笑的臭男人。

「为什么是狐狸？」

我指着那一团毛还没长齐的崽子，问那个还在摸着鼻子笑的男人。

他也不介意被我踹，重新把我搂在怀里。

「因为你是只小狐狸呀。」

我把他桌上随手放着的符篆抓起，然后一把扔他脸上。

「这我当然知道，你不是道士吗，可我们生出来的，为什么是纯！种！狐！狸！」

他抓着我的手，将我拉近他，然后轻笑着在我耳边说道：

「因为，我也是只狐狸。」

我是只能徒手干翻黑熊精的媚狐，有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不会媚术。

老娘狠下心来让我做只堂堂正正的媚狐，叫我在勾引到人类之前都不准回家。

这可真是耍了我的老命了。

在一拳打飞黑熊精之后，他捂着脑袋上的包答应陪我演一出戏。

「呜呜，不是，大姐，我觉得英雄救美什么桥段现在都过时了……」

我对着他比了比拳头，他马上老实，一副凶样地追着我跑。

我就在林子里被他追了有一个时辰，最后跌进了顾文星怀里。

2

顾文星有一双藏着星星的眼睛。

他甩出符箓的动作干净利落，一手搂着我的腰，一手把黑熊打得嗷嗷叫。

我在脑子里搜刮戏本里弱女子是怎么演的，在他救下我后一把抓住了他袖子。

「呜呜呜，小女子无以为报，只能，只能以身相许。」

「好啊。」

他答得又快又轻。

以至于我抬起头懵懵地看他，只能瞧见那双温柔的眼，翻着桃花，藏着星星点点的笑意。

现在的道士，都这么不正经了？

3

我住进了顾文星的家。

因为天色渐晚，而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扮演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子，合情合理。

本来我觉得为他做一桌暖心的饭菜是绝对加分的选项，但我的厨艺实在惨不忍睹。

他的手艺很好。

他说他也无家可归，他说他被赶出师门了，这么说的时候烛光映着他的侧脸，他好像有点失落。

我一下觉得全是他师门的错。

再加上我马上就要着手吸他的精气，他更可怜了。

4

夜晚，是我行动的时候。

我大概知道了他睡哪间屋子，偷偷地爬了起来，蹑手蹑脚地走路的时候，老旧的木质地板还是难免发出吱呀声。

我走到廊下，今夜的月亮格外明亮，以至于我能清楚地看到，他早就站在我面前，微翘的嘴角，是在笑。

一张符在一瞬间就拍在了我的脑门上。

.....

只是，过了很久，风轻轻吹动我的发丝，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第一次在他眼中看见了「困惑」。

而我，冷汗已经下来了。

幸亏我虽然媚术不行，但在修炼方面没有懈怠过，刚刚我收敛妖气的速度只比他快了一点。

「啊.....我误会姑娘了。」

他轻轻地将符从我额前揭下，盈盈的月光落在他眼中皆是温柔。

「不怪公子，防人之心不可.....」

话还没说完，他又猛地转身将符纸贴在了我身上。

.....

依旧没动静。

我好像听到，他很感兴趣地笑了声。

「看样子是真……误会姑娘了。」

「.....」

我僵硬地笑了笑，心里暗骂着怎么第一个目标就这么难搞，跟他福了福身想要告辞。

「哦，忘了问姑娘了，姑娘大半夜的来这廊下做什么？」

还忘了问了，你就搁这等我的吧。

「我.....」

我转身看他，这时候，肚子倒很和事宜地配合起我来。

「我饿了。」

5

月光朗朗，我和他围坐在小桌前，盯着面前咕噜噜冒着泡的锅看。

白嫩的豆腐块已经浮现，晚饭的鱼汤恰好当料底，该死的香味差点让我的妖型都维持不住。

他骨节分明的手夹起一块豆腐，沾上佐料，然后递到我面前。

豆腐已然入口即化，料酒又很好地勾起鱼汤的鲜味，面前的人只是撑着下巴看我吃，嘴角微微上扬。

我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缓缓开口。

「怕姑娘笑话，因为我这个人斩妖除魔半生，难免遭受妖怪惦记，汤里放了一味魑粉，姑娘不是妖，也不会介意的吧？」

魑粉，于人无害，对妖有毒。

我吃进去的豆腐差点咳出来。

「姑娘怎么了？」

他挑挑眉。

「没，没事，呛着了。」

「哦，我还以为……」

他动了动脖子，皓月落进他的眼睛，他笑得极尽温柔。

「姑娘瞒了我什么呢……」

6

顾文星白天会出去工作，帮别人除妖，他说这是他唯一的活计了。

我就待在房间里，想着怎么拿下他。

这天，小青敲开了我的窗户。

小青是条半神蛇，管雨的，这几日连着下雨就是她在暗暗帮我。

「我天，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

连着好几天被喂麝粉，修为再高也顶不住。

我摆摆手，表示莫要再提。

「你勾引一个道士怎么这么慢呐？你可是一条纯种媚狐。」

「他不一样。」

我叹了口气。

「有啥不一样？人类雄性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你一狠心钻他被窝里去就行了。」

「……」

我只是觉得和他待着的这么几天，莫说是我勾他，他都要把我给勾了去了。

把我的胃勾得死死的。

「你瞧，他回来了。」

我拉着她一起看窗户，正巧看见顾文星打着把伞拾阶而上。

他走得悠悠闲闲，薄雨让他的身影模糊，他似乎心情总是这么好。

「别让他发现你，你快走吧。」

我捅了捅旁边的人，可她没应，我再转头看她时，她的眼睛里，却满是惊恐。

7

「说来也怪，姑娘，你在的这些日子里，雨都没停过。」

顾文星抱臂站在我身后，说话一如既往地慢条斯理。

「是老天不想让你走，还是……你自己不想走？」

「是我不想走，然后老天听到了我的心声吧。」

我转身，朝他假笑，一边把变成蛇的小青往袖子里塞。

这个人走路怎么没声的。

他安静地凝望着我。

他的眼睛其实是很多情的桃花眼，可偏偏望人的时候，又刺又凉薄。

半晌，他终于笑了。

「姑娘不走也得走了，沿着这条山路能到镇里，姑娘那么漂亮，能收留姑娘的想必有的是。」

他把手中的油纸伞抛给我，伞柄细腻凉滑。

我蹙着眉。

「你别总是姑娘姑娘地叫我，我有名字，我叫窈灼。」

「你为什么要突然赶我走？」

我想我得扮演一个委屈的女子，一瞬间就红了眼眶。

「我是有心想要陪姑娘的，只是……」他垂着眼眸，话说得半真不假，「姑娘再待下去，我就护不住姑娘了。」

「……」

谁要你护，我很强。

「我不走。」

我这么说的时侯，明显感觉缠在我手腕上的小青缩紧了身子。

8

顾文星没有过多劝我，他从不做费力的事。

他只是在走之前转头看我，像是在给我忠告一样。

「随姑娘吧，不过话先说在前头……」

「我可没姑娘想的那么好。」

「……」

他还是叫我「姑娘」。

「你为什么不走啊！」

终于可以喘息，小青嘶嘶地朝我吐气。

「我为什么要走？话又说回来，你干吗抖成那样？」

我转了转顾文星给我的油纸伞，做工很细腻，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品。

「他是顾文星！你不认识这个人？」

「……因为这把伞是拿蛇骨做的，所以你很怕？」

我终于研究出伞柄手感这么好的原因，还朝小青挥了挥。

「和这个无关！他是『毒瘤』，江湖里都在传他是天煞灾星。」

我挑了挑眉。

「只要他到过的地方，只要和他有关系的人，下场都极为凄惨。」

说到这时候她的声又开始抖了。

「你知道他最近干了什么事吗？他偷学了青崖派的秘笈，然后把这本秘笈传播了出去。」

「青崖派是他的师门啊，就是因为秘笈泄露，现在青崖派岌岌可危。」

「而且，这本秘笈不是谁都能修的，现如今江湖上因为它而走火入魔的道士越来越多了……」

我听得津津有味，小青又喋喋不休地跟我讲了一大段，总结起来就是，顾文星看起来是个正经人，却喜欢到处兴风作浪。

而且听说阴狠狡诈，睚眦必报。

所以江湖上人人避之不及，是个没人敢惹的主。

「哦，我懂了。」

我点点头。

「那你还不快跑？」

「跑什么，我只是想上他啊。」

我舔了舔唇。

「他这样，让我更感兴趣了。」

9

从小到大，我从没失败过。

现如今我既然要潜心修行媚术，就没有要放弃顾文星的理由。

我准备来点刺激的，比如给晚饭下一味迷魂散。

那日白天我正在屋里研究迷魂散倒多点剂量为好，屋子的门就给踹开了。

打头的是一位穿着紫色长袍的女子，透着股清高气，瞧见我，她也明显愣了下。

「你是谁？」

她问。

「我……我的父亲才因霍乱死去，现如今流离失所，是顾道长好心收留我……」

我在瞎编，拿袖遮着半边脸，尽量让自己显得柔弱。

好久，对面的人都没应。

我得以偷偷打量那行人，除了打头的紫袍女人，皆是穿着白衣，头发高束，腰间挂着铜钱。

是除妖的道士。

「顾文星……顾文星那小子怎么敢的呀！」

女子明显有被气到，甩了甩衣袖，上前来拉我。

「妹妹，你不要上了他的当了！他就是现如今武林的一颗毒瘤！」

「可……可是……他对我很好……」

「妹妹，你真是傻，他是在馋你的身子！」

「……」

他要是馋我的身子，为什么我现在还没得手？

女子见劝不动我，大马金刀地在我面前坐下。

「我跟你说，顾文星他……」

如果我遇见的顾文星是她嘴里的顾文星的话，我一定离他远远的。

她简直把顾文星描述成了盖世恶魔，就差凶神恶煞，三头六臂了。

我见女子说得口感舌燥，还给她沏了壶茶。

她一口饮下，丝毫没有怀疑。

10

「总之，你明白了吗？现在，你还想待在他身边？」

女子一口干了清茶，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我……」

我正要说话，门口便传来了道戏谑的声音。

「师姐，你还是这么喜欢在背后编排别人。」

顾文星懒懒地倚在门旁，也不知听了多久。

女子马上抽剑，直指顾文星。

「那你倒是说说，我刚刚哪句话说错了？」

顾文星没理她，反倒是望向我。

「你信她的话吗？」

他看人的时候，轻佻得不得了，好像一点都不在意。可我偏能感受得出，我的答案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能不能勾到顾文星，就在此一举了。

「……」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好像听到他，一声若有若无的笑。

所以当我跑向他时，他的神情大概是有一刹的错愕的。

「但我仍旧认为，你是个好人的。」

我轻轻扯了扯他的衣袖。

「你是第一个说我是好人的。」

他回答得无比认真。

紫衣女子大概觉得跟我说了这么久是白费口舌，有点气恼，招了招手，几人不管不顾地就朝我们发起了攻击。

顾文星把我摁在了身后。

「乖乖藏好。」

11

我当然会保护好自己。

躲在柜子后面，我悄悄给自己画了个咒，一面观望着现在的局势。

顾文星的手法其实有些生疏，而且对面是五个人，他的处境逐渐不太妙。

不过……

紫衣女子在一次聚气后猛地倒下。

我下在茶里的迷魂散大概奏效了。

顾文星也愣了下，他歪着头，在几秒之后就反应过来是我干的。

「你打得过他们吗？」

我扯了扯他的袖子。

他忽地笑了下，我才发现他有虎牙，尖尖的，笑起来的时候有点坏。

「傻子才跟他们打。」

这句话，是他在我耳边说的。

因为他已经搂着我的腰把我抱起来，而后烟雾弥漫。

他逃跑的技术比打架好多了。

12

我飞檐走壁的事其实干得不少，但被别人搂着飞檐走壁还是第一次。

脚下的景物在飞速变换，他的胸膛是温热的，说实话挺丢脸，我一只媚狐，这是第一次和人有这么亲密的接触。

我悄悄打了道咒，正好把在后面穷追不舍的人给弹飞。

夜幕已然降临。

他在森林的一处空地降落，活动了下手腕，然后猛地一惊。

「我怎么把你给带来了？」

……不然你以为你一直搂着的是谁。

纸符在他的手上燃起，啪地一下照亮了我们之间的黑暗。

他那道剑眉绞在一起，像是在认真思考着该怎么处理我。

「说起来，我们的相遇简直莫名其妙的。」

他开始意识到不对了。

「我也从未见听姑娘提过家人。」

我要暴露了。

「而且，迷魂散这种东西，寻常女子怎么会有？」

难道我第一次伪装就要失败了？

「啊，我知道了！」

他猛地一敲手。

「姑娘觊觎我已久是不是？」

「……」

你要真这么认为，也算是吧。

「那姑娘喜欢我哪点？」

他越问越来劲了。

13

「你还记得吗，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下雪的夜晚，你救了我……」

我随口胡诌，编了个多年前一见钟情的老套故事。

「我就没见过雪。」

他笑着说。

……其实我也没见过。

「所以，你认错人了吗？」

他歪着头，火焰照着他半边脸，半晌，他轻笑了声。

「我就说，我这种人，怎么会被喜欢。」

「……」

我的心突然猛地陷了一块。

所以我前倾了点身子，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

「但是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是真的。」

「哦？」

他也微微靠近了我一点，这样我们的距离就过于接近了。

他高挺的鼻梁差点蹭到我鼻尖，薄唇微翘，眼里满是戏谑。

……

他退开了。

「以前他们总说我是个坏人，都远离了我，我想不能平白担了这污名，所以便真的干了许多坏事。」

火焰燃起的时候倒映着他的眼瞳，里边闪闪亮亮的，是一连串的星河。

「姑娘既然认为我是个好人，那我便做姑娘的好人吧。」

14

「顾文星。」

「嗯？」

他让我先倚着树休息一晚，夜黑黑的，只有前方燃起的篝火充当唯一的亮光。

我虽然不至于怕，但我觉得这时候我作为人类的弱女子得怕一点。

「我睡不着。」

树上的人没有动静，我又喊了声，他依旧没应，所以我转身探头看过去，他正安静地看着我。

黑夜，微风，孤男寡女。

我总觉得这一刻我作为一只媚狐该干点什么，月光落在他半边脸颊，他的眼睛漆黑一片，却又清澈见底。

「你想吗？」

我问他。

「想什么？」

他歪了歪头，干脆从树上跳下来。

他从不是个正经的道士，我知道。

我在心底给自己打气，可猛然环住他脖子的胳膊都在颤抖，火焰那一点光什么也照不到，我只能听见他有条不紊的呼吸。

我踮脚，心一横就亲了上去。

……亲歪了。

堪堪擦过他的下颌，可他一声戏谑的笑瞬间让我破防。

他的手勾了勾我的腰，在我耳边吐气。

「你不会吗，嗯？」

他又上前了点，我几乎被他搂在怀里，脑子乱乱的，他的话又清晰地在我的耳边炸开。

「亏你还是条狐狸，对吧？」

……！！

他知道。

我一瞬间就推开了他，而后朝他嗲毛。

「你玩我？」

「嗯。」

他立在原地，月光笼在他身上，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让一切都安静下来的能力。

「很好玩。」

他笑得也很好看。

我简直想把他那张脸挠开花。

15

可是我最终也没有冲上去，因为我知道，这次我真的输了。

暴露得彻彻底底，从一开始，就被一个道士拆穿了原本的面目。

我蔫着毛回到族里，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

「灼灼又失败了啊。」

我娘端起一杯茶，在旁边开导我。

「没什么，是妖都会失败，你不必难过。」

是啊，我一开始也是以为我因第一次失败而沮丧。

后来我才发现也不是这样的。

顾文星是谁？他曾经干过什么？他真的……那么坏吗？

关于他的一切都模模糊糊，而他连我的底儿都知道了。

我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想起他，月光轻轻柔柔地落在他身上，他却如深深藏在黑暗之中的锋利。

我想知道他，真实的他。

我一把从床上坐起，敲门声却打断了我此时的思绪。

16

「小灼，灵狐赏要开始了，你知道吗？」

来妖是小雀，我的朋友，明明是只狐妖却叫「小雀」。

灵狐赏就是一年一度的年轻狐妖比武大会，我打了个哈欠，毕竟我拿那第一名已经拿习惯了。

「这次不好啦，你知道你抽到的搭档是谁吗？」

「谁？」

不管是谁，我都能嘎嘎乱杀。

「是六步孤。」

「……」

六步，是狐族族长的姓。

而六步孤，是他最宠的一个小儿子。

可像我这种对狐族圈子从不八卦的妖也对他略有耳闻，六步孤的名声不好。

非常不好。

有说他持强凌弱的，有说他烧杀抢劫的，还有说他欺负卖菜老奶奶不给钱的，但在种种关于他的负面便签里，却有一条。

他有着连魅妖都会动心的脸。

我就是单纯想见识见识这张脸。

灵狐赏开幕的那天太阳挺大的，小雀遥遥地给我指他，我踮着脚乱看，其实一眼就看到了。

他就立于树荫之下，手中的纸扇被他无聊地掰弄，好像在和身旁的友人说话。不知道说了什么好玩的轻笑起来，而他抬眼，正好与我对上了眼睛。

确实当得起「惊鸿」二字。

像是很浓重的色彩，踏破了惨败的纸张。

小雀一个劲儿地在旁边问我好看吗好看吗。

可是看到他，我的脑海里却浮现出另一个人的影子。

他没顾文星好看，我想。

17

其实我那时候本不该那么关注他的外貌的。

我应该更留意小雀的提醒，毕竟有一句话叫不可能「空穴来风」。

灵狐赏的机制是狐族的小辈在一片森林之中大乱斗，随机抽两人一组，最后算共同的成绩。

以往我的搭档就是再弱，我也能拿第一名。

但是显然，这次不一样了。

在我差一点就拿到一个灵牌而有人挡在了我前面的时候，我咬了咬牙。

「六步孤，是吧？」

「嗯？」

旁边的人背手朝着我笑，眼尾轻挑，像是有着翻飞的花儿一样。

「我们见过吗？我跟你有仇吗？」

「啊……也许呢？」

他歪了歪头，显然兴趣盎然，我想他肯定是认识我的，不然不会在开幕的时候一下就锁定我，而后对我笑得灿烂。

我本来觉得，传说中性格恶劣的人这么瞧着还挺平易近人，现在想来还是我太单纯。

太阳已然下山，我今天在六步孤的捣乱下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他倒好，还有闲情烤鱼。

骨节分明的手在焰火的照耀下更显瓷白，他的手转动得很随意，鱼却逐渐焦黄而香气四溢。

族长家的小少爷，做起这种事居然驾轻就熟。

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他轻笑了几声，抬眼问我。

「拿第一，真的那么重要吗？」

「当然。」我瞥了他一眼，「不拿第一，这个比赛还有什么意义，我认为……」

我试图说动他，他倒是安静地听着，而后很自然地把烤好的鱼递给我，我恶狠狠地咬了口，还挺好吃。

说到一半，我猛地停了下来。

他一直在看我。

这没什么不对，可他眼神里的东西太细密了，我总觉得我的一切都暴露在他的目光之下，像是被人剥光了一样。

他歪了下头，大概在疑惑我为什么不讲了。

「嗯，总之，只要你不捣乱，我能稳稳带你赢。」

他眯了眯眼，思考的时候更显得他就是只彻头彻尾的狐狸。

「我不。」

我不想再跟他待哪怕一秒，转身就走，可是他在我身后轻轻开口，喊我的名字。

「小灼。」

所以我回身看他，火星啪地溅起，月光给他渡了层银边，他的目光既直白又坦荡。

「——我喜欢你。」

18

没人会一边告白还一边阻止告白对象拿第一的。

「你是心血来潮吗？」

我皱着眉看对面的人。

「不啊，我蓄谋已久。」

他笑得讳莫如深。

而后的第二天里，他就凑在我身边讲话。

「怎么样，答不答应嫁给我？」

「不答应。」

「为什么？」

我的视线没落在他脸上，而是飘忽了一阵子。

「有心上人了。」

「谁？」

他的眼神暗了暗。

我的脑袋控制不住地想起一片白色的衣袂，清清朗朗的月光，
疏疏和和的人。

「你打不过他的。」

他可是个道士。

除妖的。

19

六步孤不捣乱了。

他好像心情不好，变得蔫蔫的，这种结果导致的就是——

他干起架来比我还狠。

我本来以为他是个小少爷，只会花拳绣腿，没想到不说话的时候他这么厉害，动作又快又利索，一看就知道惯在江湖晃荡的。

我乐得其成。

还有两天灵狐赏就要结束，月高高地挂在天边，我暗暗地算了下，今年的第一我们又稳了。

可他好像不怎么高兴。

躺在树上，一条长腿晃荡着。

我才懒得理他，靠着树干闭眼歇息。

风吹动时草簌簌地响着，有六步孤守夜我便放松了警惕，花香落入鼻中，我打了个哈欠，沉沉睡了过去。

却不知有句话叫「家贼难防」。

唇间温热的触感让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忽地睁开眼，我就和六步孤的眼睛对视上了。

平心而论，有的狐狸似乎天生就有媚术。

他偷亲我。

我却猛地一惊，而后反扑回去，两人在草地上滚了几遍，我朝他龇牙。

「都是狐狸，这么抵触？」

他一动也没动，目光明明白白地就是挑衅。

「六步孤，我跟你说过，我有喜欢的人。」

我磨了磨牙。

「那又怎么样呢？」

「他是个道士，除妖的。」

我决定加重筹码。

「道士？」

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眸子亮了下。

而后就笑了，越笑越开心的那种。

腰间的手用了点力，我被他勾地更近，他的眼眸弯起来的时候，像是有着灼灼的桃花。

「喜欢道士，嗯？」

20

我锤了下他的胸口，让他从我身上起开，他温温和和地照做了，背着手站在我身边。

其实，我已经后悔我刚刚说的话了。

——「他是个道士。」

明明，也不是喜欢的。

我是一只媚狐，喜欢一个道士，不成了狐族的笑柄？

「也不……喜欢他。」

「嗯？」

黑夜之中，有可能是因为我冷不丁的发话分外清晰，六步孤凑近了我。

而后，他就笑了。

「是啊，哪只傻狐狸会喜欢一个破道士呢？」

21

灵狐赏结束后，我就再没了和六步孤的联系。

听说他浪得很，对我大概也只是一时兴起。其实我懒得去理解他那晚话里的意思，倒不如说想把那句「我喜欢道士」彻底忘掉。

我去人间历练，也曾想过下一个媚术目标，可终究还是没付诸行动来。

一场下雨天的时候，我遇见了急急忙忙赶路的小青。

「你去干吗？」我问她。

她执着柄青竹伞，神秘地靠近我。

「你还记得顾文星吗？」

猛地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心还是颤了下。

「记……得，怎么了？」

「他被青崖派的人堵在灵隐寺下了！」

「……」

小青似乎知道我本就对这种凑热闹的事情不感兴趣，准备继续赶路，我却拉住了她的衣袖。

「带我去……！」

我抬头，定定地看她。

顾文星将青崖派秘密继承了千年的秘笈泄露出去是事实，由他而致的武林动荡也是事实。

我到的时候，除了那乌泱泱的人，高台之上，一眼就能瞧见顾文星。

他没什么事，好像泄露秘笈的不是他，站在高台的不是他，那群人围攻的也不是他。

几个月之前月光下朝我轻笑的少年依旧没变，他的嘴角总有那抹让人琢磨不透的笑意。

「顾文星，你泄露我派秘笈，勾结江湖走狗，害得……害得，我派差点覆门！！」

为首的青年高喝，小青拉着我垫脚看，我也想仔细看，仰着头望他的时候，就和他对上了眼。

我也不知道那么多人，怎么就能确定他看的是我。

只是芸芸众生，他的眼睛是我从未见过的清潭，它明亮又清澈。

一柄细剑就这么穿过了顾文星的双肩。

这一举动引起一片哗然，发起攻击的是运剑的门派，小青轻轻地在我耳边说，这人从前跟顾文星有恩怨。

有他这么一带头，越来越多的人朝顾文星发起了攻击。

顾文星没躲。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血溅开来，利剑刺穿了他腹部。

他在干吗？他为什么不躲？他不是逃跑很厉害吗？

他只是很轻易地，在人群中找到我。

他只是在看着我。

一副清清淡淡的样子。

——我越过那么多人掳走他的时候，自己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做。

只是风急急地擦过我的耳朵，他任由变做妖型的我叼着，而后我听到了那些人的谩骂。

「是狐族！！」

「顾文星果然有问题！！他和妖勾结！！」

「灾星！大家看到了吗！你们觉得一个正派人物会和妖混在一起吗？！」

「……」

雨声渐响的时候，我把他甩进了一座破庙里。

他靠着墙，血迹在他的衣衫上弥漫开来，这会正一瞬不瞬地看着我，琉璃般的眸子像是和雨水颠倒在了一块。

我就在那一刻莫名其妙地想到幸亏那群人还没毁了他的眼睛

——

他的眼睛那么漂亮。

「一……」

他突然伸手，指了指我。

「二……」

「三……」

「……」

「……八，九。」

「你有九条尾巴呀，小狐狸。」

这种时候他还有心情数我的尾巴？

我皱了皱鼻子，重新化作人形，坐到他面前。

「你怎么样？」

「死不了。」

他毫不在意地拿手糊了糊血肉模糊的地方，倒是看得我心猛然一缩，把住他的手腕，就与他触上了眼睛。

他的眼睛像是把世间看得净透的琉璃。

我不知道我在胡乱担心些什么。

他的头轻轻侧了侧，说话的时候带着点笑意。

「我没事。」

我猛地缩回手，思绪纷飞，转头看着窗外的雨。

「那个，我走了，你……保重。」

我想我该起身起得干净利落点，可这次他先一步攥住我的手腕，他的手冰冰凉凉的。

他不说话，就这么死死拽着我的手。

「顾文星，我……」

我叹了口气，想着自己这会儿真栽了，回头定定地看他。他的手却突然用力，把我拉进了他怀里。

还好，他的胸膛是温热的。

鼻腔溢满了雨水的湿意，还有血的味道，这会我的感官似乎被无限放大，沙沙的雨声中，他的呼吸清晰可闻。

「我故意的。」

他突然轻轻地说。

「我就是故意让那些人打我的。你要是来救我，我就不会放你走了。」

「你是道士。」

我缩了缩，没挣开他。

「有什么关系？」

他炽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脖颈间，搭在我腰间的手也不安分。

「顾文星！」

「嗯。」

几乎是从嗓子里溢出来的哼声，我才发现他下巴抵着我肩膀，我抬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果然滚烫。

他的呼吸渐渐隐了下去，当他身体的全部重量压向我时，我就知道他有可能一直在忍。

我轻轻晃了晃他，他没醒。

我盯着他泛了点红的耳尖看，其实按着狐妖的标准来说，顾文星这张脸明明算不上太惊艳，可偏偏让我上头般地想念着他。

对，我一直在想他。

自那夜的月光之后，至今日的磅礴大雨。

22

顾文星再醒来的时候，夜已经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雨依旧在下，他咳了两声，隔着噼里啪啦的篝火定定地看着我。

「顾文星，你为什么要把青崖派的秘笈散播出去？」

这次，是我先开口了。

他似乎对我问出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手抵着地面，仰起头的时候下颌带起一道很好看的弧度。

「如果你有一本绝世秘笈，但是现在全武林都知道你有那本秘笈，会怎么样呢？」

他的话懒懒散散，又悠闲又轻慢。

「全武林的人都会想着法逼你拿出秘笈，威逼，利诱，是不是？」

他嗤笑了一声。

「若你不够强大，还不如自己把秘笈甩出来，让所有人都看到。」

「……」

「顾文星，陆九霸死了，修炼你泄露出去的秘笈而后误入歧途而死。」

我盯着他的眼睛，慢慢地说道。

陆九霸是江湖上一大黑恶势力的首领，烧杀抢劫而无恶不作。

知道他死后，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或许，顾文星是在保护青崖派。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陆九霸准备集结势力明抢青崖派的那本秘笈，所以干脆把秘笈宣扬了出去？」

「毕竟那势力若是攻上来，青崖派就不是现在江湖地位跌落那么简单了……」

他好久都没说话。

火光映着他眼里的东西虚虚实实，他却猛地笑了起来，眼弯弯的，也不知是戏谑还是嘲弄。

「我在你眼里就那么好，嗯？」

「……」

看样子不打算承认。

我抿着唇望着窗外，今晚没有月亮，他似乎故意造了点响声，语气里带着少有的燥。

「你看哪呢，看我。」

「我看你干吗？」

「嗯……」他的眼睛依旧填着笑意，像是思索，又像是携了无边的眷恋。

「其实是我想看你。」

「……因为，之后大概就很难见到你了。」

猛然压低的声线，猝不及防地让我心跳漏了半拍。

是啊，道士和一只妖怪混在一起算什么样子。

而且，我的手悄悄紧握了些。

顾文星这人看样子倒是无牵无挂的，但我不一样，我娘要知道我爱上了个人类，那人类还是个道士，她非打断我的腿不可。

所以我只能装不懂般无视他。

23

「你别看我了，顾文星……」

他的目光，太灼人了。

忽而扬起一阵风，大得将篝火都熄灭。

当黑暗完全降临的那一霎那，我便感到手腕紧紧被人抓住了。

他轻轻地压在我身上。

「就真的对我没感觉？」

我的视线还没完全适应黑暗，在我耳边低沉的声线就不断蚕食着我。

我侧了侧头，感受着他吐息打过来的方向。

「没有。」

他笑了声。

「小骗子。」

……

又不说话了。

眼瞳逐渐适应了黑暗后，我逐渐借着窗外微弱的光打量着他的脸，模模糊糊的，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他的食指缠上我的手腕，蹭了蹭。

「在这里把你吃干抹净，好不好？」

「……」

顾文星。

我盯着他模糊的轮廓，边思索边斟酌地开口。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你是人，你是道士。」

「很重要吗？」

我轻轻地点头，也不知他看没看见，雨声那么大，我多希望我听不清他步步逼近的话语。

「窈灼，你跟我在一起，就不能不看我是谁吗，无论我是人是鬼，你可不可以喜欢的就是我？」

他伏在我耳边说话，落下的发丝蹭得我脸颊痒。

顾文星在意的，原来是这个。

抛开一切，他想有人喜欢的就是他。

「可是，我娘不会答应的。」

娘从小就跟我讲，和人类谈恋爱是件很丢脸的事。

「咱娘为什么不答应？」

「……」

你叫的为什么能这么顺口？

我听到他在我耳边的笑，轻轻痒痒，带着与生俱来的从容与无谓。

「那就去跟她说，说通了就能娶你了，对不对？」

我知道，他在等我。

所以空气静静的，我的脸颊烧得通红。

「……嗯。」

他从我身上起开了。

居然真的没碰我。

「怎么？」

雨停之后月就悄悄露出脸面，他眯眼问我，我就着月光，却看见他微微发红的耳尖。

我拼命抑制着嘴角的笑。

原来，隐于月光之下，有人同我一起……心乱如麻。

24

「顾文星，你往前面走一点……」

真进了狐妖的领地，面前的人果然开始磨磨蹭蹭。

他提了提手中的篮子，转头问我。

「咱娘能喜欢吗？」

我冷笑。

「喜不喜欢很重要吗？是你要来的，这会忒了？」

他摸了摸鼻子，眼里似乎藏了些什么，转而又笑开了。

「怂倒不至于……只是，好久没过来了。」

他后面那句话极小声，我都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听。

这里是真正妖的地盘，顾文星就算除妖除得再厉害，也不可能到这来过。

我推开了家里的门，这么算算，自那次灵狐赏之后我就没回过家。

我娘一天天就念叨着我能学会媚术，大概在知道我反而被一个人类拐跑后能气吐出一升血。

果不其然，见到顾文星之后她脸色已然不对。

「小灼，介绍介绍这位是……？」

「他是……」

我话还没说完，顾文星抢先我一步说：

「夫人，我想娶小灼。」

茶杯顷刻间化为碎片，朝顾文星飞去。

而顾文星的反应似乎有一阵迟钝，让杯沿在他的脸颊割了道血痕。

「打哪来滚哪去。」

我娘抿着唇，这会大概真气着了。

顾文星抹掉脸上的血珠子，似乎不在意，而是眯眼笑起来。

我娘也算狐妖里的元老，这会他的气场居然也能分庭抗礼。

「我会对她好的。」

「人类小子，你可知这是狐族的领地？我喊一声这左邻右舍的狐狸都能把你撕成碎片。」

「娘，别。」

我急了，扯了扯顾文星的袖子，我知道，我娘能说得出来，她就真能做得出来。

狐狸天生对人就有敌视，他们认为人类只是低贱地，只配受他们蛊惑的生物罢了。

「呵，胳膊肘往外拐了？小灼，你从小到大就挺让我省心，这会栽在一个人类身上了？倒是糊涂。」

「……」

我低垂着眼眸，攥着顾文星衣袖的手又紧了些。

「人类那小身体，天灾人祸躲不了，灵魂还卑劣无耻，你等着吧！你旁边的人没过三五年就会变心，他爱的是你这副皮囊！」

「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猛地抬头瞪她。

「呵，到底谁是狐妖，你被蛊惑了？」

「不是，你怎么就不明白？我喜欢顾文星，不管他是人还是什么东西，我都喜欢！」

我娘估计觉得我的话可笑，轻蔑地瞄了我们一眼。

「反正我不会同意。」

「我管你同不同意！！！」

可是就在那一刻，我爆发了。

那好像是很久以来就积累的情绪，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我和我娘间大概就缺那么一个引爆点，让我把这么久的委屈全都倾吐出来。

「一直以来都是……你要管着我，从小到大，我按着你的愿望，好好学功法，好好拿第一，你不让我和别的狐狸玩我就不和别的狐狸玩，你让我争气点我就为你争气，后来你觉得我不会勾引人，我也去学了……」

讲到最后，我被自己哽咽了一下。

我娘大概也没想到，我反应能这么大，到是有点错愕地愣住了。

「小灼……」

她开了开口，气势莫名地弱了些。

我不想听，拉着顾文星的手腕就往外走。

25

天边的那轮夕阳渐渐地沉入地平线，不知不觉，我就拉着他到了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

我小时候有什么委屈也喜欢在这偷偷地哭，乌鸦叫了几声，地上散落了几根枯枝。

他任由我拉着。

他好像一直安安静静，垂着眼看我，傍晚泊出一轮红环停在他的眼睛里，那里的尽头似乎总是灿烂无边。

而我，忽地自心中升腾起一丝悔意。

我不该就这么扭头走的，把我娘丢在屋子里。

我依旧哭地抽抽搭搭，可是这会又怎么也不想回去，四周寂寥无声，他的手就轻轻地盖在我的头顶。

揉了揉。

「真丢脸。」

他的嗓音又轻哑又好听，像是揉碎了天边卷着的云。

「这么大了还哭鼻子。」

「……」

让我想打他。

「你就没和家里人吵过架吗？」

我红着眼瞪他，他就顺势在我身边坐下，捡起地上的树枝，目光悠长而漫不经心。

「我……很小的时候闹离家出走，我爹就没再管过我了。」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听他提及家里的人。

「然后呢？」

「然后？」

他微勾起一边的唇看我，眼眸又深邃又认真。

「然后就随我自个自生自灭呗，所以，你有个爱管你的娘也挺好的，不是吗？」

这晚风莫名其妙地降了夏日的燥意。

我觉得我很难读懂面前的人，大概是因为他骨子里难掩的孤独。

像是一望无垠的黑暗，深邃却又……迷人。

我笑了下。

「你就不怕我回去了真听我娘的话不跟你走了？」

他微睁着眼眸，似乎没反应过来。

「那你别回去了。」

然后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26

后来，我和顾文星成亲了。

当然没什么人来，成亲那天还下了场大雨，我和我娘倒也没真闹掰，就算她不怎么待见顾文星，每过节我还是会回去看她老人家。

再后来，我们有了孩子。

就是那窝纯种的狐狸，让我气得牙痒痒。

所以我在茶馆泡了三天，都没回家。

我才不管他来没来找我。

「小灼，你刚生完孩子，就这样，不好吧？」

小青收了伞坐在我的桌边，手指戳了戳我。

我趴着，哼了两声。

「我要休了他。」

「……不是，虽然你迷途知返我很欣慰，但毕竟你俩孩子都有了，这……」

可是，我真的要被顾文星给气死了。

他是狐狸，他是，狐，狸！！

他，从，没，告，诉，过，我，他，是，狐，狸！

所以我跟我娘那架就没必要吵，那次灵隐寺我就没必要救，再往前想点，我和他的相遇都是错的！

我和他成亲后都有崽了我才知道他是条狐狸。

他还喜欢掐我的尾巴，可我从没 rua 过他的毛啊。

他简直就，心黑，心太黑了。

我兀自伤心的时候，小青的书灵简响了。

从里面传来清清爽朗的声音就让我的耳朵立马竖了起来。

「你找到她了？」

里边的人声是我再熟悉不过的。

「啊，对，找到了，在……」

「行，我知道了。」

那边的人声音依旧平稳，完全不像夫人走丢三天的样子，我还是没忍住，一把抢过了书灵简。

「顾，文，星！」

「嗯？」

他尾音稍稍勾起，又轻哑又好听。

我张了张口没说话，他倒是先问了我问题。

「什么时候回家？」

「不回了。」

「不回了？」

他的嗓音里夹了点笑。

「对，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顾文星！」

我朝着书灵简吼，猛地关上了它。

「老板娘，要白酒！」

而后我伸了手，朝着小二叫唤。

有句话叫今朝有酒今朝醉，酒确实是个好东西，它能让人忘了尘世的烦恼，把一切不甘和难受都摈弃掉。

「小灼，你慢点喝。」

不知过了多久，小青的劝声也离我很远。我的视线模模糊糊起来，灯炸开缭眼的光，我的思绪一会跳到某人月光下玉白的手，一会跳到他微勾的嘴角上。

为什么，喝醉了还在想他。

而且想着想着，那主人公怎么会真到我面前？

冰凉的触感贴过我的脸颊，酒清醒了点，面前的重影渐渐合并，我看到了双永远安静的眼。

他捏了捏我的脸。

「喝醉了？」

「顾文星，你松开。」

我皱着眉。

他照我的话做了，而后握住我的手腕，借势将我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

「你是不是这？」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晕晕的：「不清楚？」

他就随着我笑了声。

他任由我给自己满上，而后撑着下巴看我一饮而尽，白色的道服却衬得这个人越发出尘，好看得要命。

我的酒劲犯上来，脑袋昏昏沉沉，偏落进那双荡着星河的眼睛，想要看个明白。

他的睫毛还挺长的，大堂之间人声鼎沸，落下的光洒在他的眼里像是稀碎的星，在流淌。

「顾文星，你果然是妖精，妖精眼里的星星才会动。」

我认真地盯着他，含含糊糊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他的眉眼弯了弯。

而后一把将我捞起来，我觉得天旋地转，闹腾了下，他在我的腰上掐了把。

「别动。」

「我可不怕你。」我哼哼两声。

「阿灼，这坛子酒被你喝完了，跟我回去吧。」

他只是轻轻地说。

27

月明星稀。

顾文星背着我走在路上，我的手百无聊赖地挑着他落下的碎发，他身上的味道总是能让我安心。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质问他。

「嗯？」

「不许装傻！」

他不回答，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直面我的问题，我这角度没法看见他的眼睛，不然我一定能从中揪出什么的。

他只是笑。

溢着夏天田野的光，让蝉鸣响彻嘶长。

我觉得百无聊赖地难捱。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从他的背跳了下来。

他转身垂着眼眸看我，星光落在他的眼睫上，我板着脸面，推了他一把。

他任由我推，往后跌着，家门口有个小池塘，正映着波光粼粼的月光。

「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六步孤？」

我又推他，他睁了睁眼，就这么跌进了池子里。

挺大的声，溅起一道灿烂的水弧，泡沫浮于月光之下，纷纷扬扬。

水面荡起一波涟漪，他抹了把脸，再撑着岸看我的时候就是我好久不见的人。

稀碎的水光落于他的眉间，薄唇染了层绯色，笑起来的时候，躁动又惹眼。

「什么时候发现的？」

顾文星……应该叫六步孤干脆扒在岸边，水珠顺着他的下颌低落，勾人得要命。

我蹲在他面前。

「你是不是真当我傻？」

我在茶馆喝了三天的茶，彻底把事情想通了。

六步孤和顾文星……明明有那么多相像的地方。

当时带着顾文星来狐族的领域，他就没有丝毫的不适应，再往前想，刚一见面，六步孤就像认识我一样。

他连藏都没费心思藏，只是从不告诉我真相。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就是六步孤？」

我问他。

他不作声。

我突然觉得没来由的失落，明明和他认识了这么久，我依旧不了解他。

我猛地站起身，不想再管他了。

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怕。」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没看我。

六步孤那张脸要比顾文星明艳得多，他的嗓音却含了少见的慌乱。

「你说过，你不喜欢六步孤的。」

指腹勾着我的手腕，将我扯近了他些。

「你知道吗，我从来都不是个讨喜的人，当顾文星的时候是，当六步孤的时候，也是。」

他的眼眸，其实有一个上挑的弧度。

我轻轻触上他的眼。

「别人不喜欢我我不在意，可我怕你也不喜欢我。」

嗓音轻哑，又认真又偏执。

「你说你喜欢道士，我就当道士好了。」

「当一辈子也没关系。」

「……」

「你傻……吗。」

我被他扯累了，干脆任由他拽着我，月轻柔地笼着池塘，我的醉意被三分半的晚风吹醒。

「傻吗？」

他也说笑了。

「不过，对我来说，能留住你就行。」

他的手一用力，我差点被他拉下池塘，没来得及反应，全都被一个轻轻柔柔的吻堵住。

仲夏的晚风轻轻地吹拂，他在我唇间低语。

「用什么手段都行。」

那晚的银月也很圆。

直到很久之后，我好像也能想起有个夜晚，有一段故事是始于两只假扮人的狐狸，一只学不会要命的媚术，一只正巧成了她的目标。

他们都说顾文星是个坏人，六步孤劣迹斑斑。

但他们都不知道他其实很好，只有我知道。

他是我的人，我的狐狸。

我的。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